



貴州十年文艺創作选

短篇小说集

貴州十年文艺創作选

短篇小说集

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
貴州大学中文系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60年5月·貴阳

貴州十年文艺創作选

短 篇 小 說 集

中国作家协会貴阳分会筹委会
貴州大学中文系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貴阳市延安中路3号)

(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32 印張: 7 $\frac{7}{8}$ 插頁: 3 字数: 168,1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165册

(內精裝3,100)

統一書号: T 10115·226 (1157)

定 价: (6) 精: 一元五角
平: 九角五分

編 选 說 明

貴州解放十年来，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学艺术创作也空前的繁荣，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企求通过这套文艺创作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貴州十年来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社会改革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轮廓和面貌；同时，也较为清楚地反映出貴州十年来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盛况。

这套选集，包括有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诗集、儿童文学集、民间故事集、歌谣集、戏剧曲艺集、歌曲集等八本。编选的作品，尽可能照顾到内容既能反映我省十年来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具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同时，能体现出我省的地方特点和多民族的特点；在风格上力求多样化。在编排上，大体以作品发表的时间和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为序。

这套选集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同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中国戏剧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貴州大学中文系、貴州大学艺术系、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等单位分别进行初选和复选。

在編选过程中，我們曾得到我省各报刊編輯部及有关单位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积极地向我們推荐优秀作品，提供有关資料，使編选工作得以順利地进行；广大作者和讀者也大批来信，給了我們极大的鼓舞，有些还寄来了作品，供我們选編，在这里，我們表示深深的感謝。但是，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和人力的不足，以及時間的仓促，这套选集虽然編出来了，遺漏和缺点一定很多，希望能得到作者、讀者和有关方面的批評和指正。

編 者

目 录

冰雹	邢立斌 (1)
潘阿令	涂鹿野 (12)
一位苗族老人	文 蒙 (36)
儿子来信后	桂舟人 (45)
大枫树譚家	蹇先艾 (63)
水利主任	周青明 (76)
熊老庚	韦 涵 (93)
阿娜	胡学文 (118)
高炉边的彝家	彝族 熊正国 (131)
新工人的母亲	彝族 苏晓星 (146)
野渡无人	苗族 伍 略 (155)
钢铁之家	初 芽 (164)
保育员罗兴莲	罗司仙 (169)
探亲	徐灿昆 (174)
投宿	朱小波 (179)
烏江上的新战斗	微 山 (186)
新来的炊事员	工人 石 舟 (198)
雪夜行車	工人 陈思斌 (204)

小姐妹們	傅 澤 (211)
茫茫草地	曉 秋 (227)
我的班長	袁 征 (234)

冰 雹

邢立斌

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从小在平原长大的小伙子，一下子来到山窝窝，那股别扭劲，真是说不出。想想看，那是怎样的平原啊！哎呀，平得象穿衣镜面；麦天，满地黄闪闪，麦浪紧打麦浪，望得眼睛发酸、流泪，还觉得在最远的地方，麦穗波动。可是，在这里，一抬眼，碰！叫山挡住，心口压得喘不过气来。出门上山，回来下山，累个臭死。更不用说，山东来到贵州，汉人下到侗族地区了。

不过，分配给我的工作，倒挺合适：在个乡仓库里，记记賬，过过秤，有点子空，还能看看书。

春尽夏初的一天，我那胖胖的、秃了头顶的张主任，给我說：

“老李！没啥事情，你也出去玩玩，跟当地青年人，打打，鬧鬧，这也是群众关系呀！”

我从仓库大院里走出来，下着几十磴的台級。脚下，就是五十几戶的四寨。

这时，出奇的闷热。真是鬼天气！一天三、四变。早晚，捂耳哈手冷飕飕；正午，快赶上北方热死牛的伏天了。

刚来到鼓楼边，正碰上一群姑娘，围着农会主席的娃崽楊珍貴，嘻嘻哈哈地打鬧。

“閃开！閃开！”楊珍貴拿着树条，向有点塌鼻的姑娘，虛打过去。

那姑娘，一个急轉身，兜得黑短裙滴溜圓，象陣小旋风。

在这嘻嘻哈哈的笑声里，我听到一陣非常不調和的哼哼声。我蹑起脚尖，一看，原来是只細猪崽，吓得蹦蹦跳跳。

“你怎能把它赶走了呢？”姑娘們說。

“我怎么就不能把它赶走了呢！”楊珍貴說。

“不，你再說一遍。不好的歌，經不起十对耳朵的！”

“好的歌呢！是千人唱，万人听的，——今天，我到潘老場赶場，买了只細猪崽，綑住后腿，用树条赶着它回来。好高兴！一路唱着大戏①。哟！从茅草坡里，跳出个大猫②。它用力过猛，肚皮压住猪崽崽。猪崽吓得乱哼哼。我拿着树条，猛力抽打。它跳起来，跑了。”

“沒有向你伸舌探爪？”

“沒有。只瞪了我一眼，搖了搖尾巴。”

我噘了噘嘴，用眼角瞟了他一眼：他的背头梳得溜光，一顆金牙齿，黄橙橙放光。于是，我回轉身，又想回到倉庫了。

背后的打鬧，响得更厉害。我扭轉头来。姑娘們有的捧他的耳朵，有的扯他的鼻子，有的翻他的口袋。他低着头，弯着身，象他的猪崽，哼哼唧唧的乱叫。一直等到摸出了一块香皂，這場打鬧才算結束了。

我站在那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当然，北方的闺女与青年小伙子，多少有点不开通；不过，象这样，也有点太那个了。

“嘿！老李！”珍贵向姑娘们身上，膘了膘眼睛，向我叫了声。

我的心口一跳，呆呆地回答了一声：“唉！”

“李同志有香皂。”他向姑娘招了招手说。

忽地，象潮水一般，姑娘向我这边扑来。我伸出两手，摇摆着。

“没有！没有！”

竟然，那个塌鼻子的姑娘，扯了我的一下耳朵。我提起腿，开跑了。我听到后面一阵又尖又细的笑声。

我跑到仓库门口，停下来。才感到血液从脸上慢慢地流下去。

“这象什么话！”我愤怒地想着。“一个青年团支部书记，领着姑娘，戏耍起干部来啦！”

于是，我想起平原，平原地里麦穗的波动了。

到屋里，向床上一挺，我闷头闷脑地拾起一本什么书来。

这时，张主任提着一串钥匙，一步一喘，闖进屋里。钥匙伴着步子，嘩啦啦直响。显然，发生了紧要事情。他说：

“活见鬼！叫我今天十二点到区开会，两点多了，通知刚到。钥匙，收起。我走啦！”

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说：

“能到？”

“到是到不了。今天住到潘老场去，明早赶！”

他慌慌张张地走了。

我的心情，变得沉甸甸的了。这原是第一次，把三座大倉庫的谷子，完全交給我自个来看管。把书一丢，我围着它們，踮轉起来。每样东西，都过細查看一遍：門鎖、封条，好好的；四面的围墙，也沒有缺口。一面查看，一面心里感到恍恍惚惚，象忘了一件什么大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自己也說不出。

当我来到屋里，看到豎在床边的枪，我叫了起来：

“他忘記帶枪了！”

急忙跑到大門口，看到他早跑到对面的山頂上了。相距五、六里路，喊叫、追赶都来不及了。

回轉身的时候，我听到：很远的地方，响起了悶雷。

仰起头，天空亮晶晶的，沒一絲云彩。可是，向西一看，嘿！暗了半个天。黑压压的，正向这边压过来。上面，山头上的树枝，微微摆动，不一会，树枝猛一跳，就狂飞乱舞地吼叫了。

被风吹得斜斜楞楞的，围着倉庫，我又跑了个圈子。

当我来到屋里，一陣暴雨打了下来。雨点撲散在地上，有銅錢那般大小。

猛地停止，象来时那样迅速。

我縮在屋里，瞅着不測的天气。院里慢慢黑下来。关住門窗，点着灯。火焰吓人地跳动。

“同志！開門！”屋外响起微弱的声音。

我想，是张主任回来了吧。抽开門門，門扇被风吹得撲地开啦，从外边挤进了两个黑影子。我說：

“回来好，明天再去吧！”

但回答我的，却是个格老③的声音。

“没点灯？”

“点了，刚才被风吹熄了。”

我的话，刚落地的，就感到有一只手，摸索到我的耳根，拼命扯了扯。

这使我恼不得，笑不得的。誰家的格老，这样不稳重呢？

点上灯，一看，原来是农会主席父子俩。

主席楊汝义，是个又瘦又小的格老。上嘴唇，留着一撮黑鬍子。眼睛不大，挺有神。他在寨上，輩数最大，仿佛是五十几户的化身，說話带点教訓口吻。在他身后，站着比他高出半头的楊珍貴，正咧着嘴，向我笑哩！

“天要变啦！”主席說。“把枪拿来！”

“枪？”我瞪大眼睛。

“要下冰雹了。”

“那跟枪有什么关系？”我吃惊地說。

他哈哈笑开啦。

“好小夥子！不是‘关羊’④去，叫珍貴背上它，找张主任回来。下冰雹，怕谷子給打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放心了吧！”

我的脸，感到发烧。把枪遞給他。又从床底下，摸出玻璃小提灯，燃亮。

珍貴背上枪，提着灯，刚出門口，一陣更猛烈的大雨下来了。

楊汝义急跑两步，喊着：

“带蓑衣，带——蓑——衣！”

沒有听到回答。

关住門，弯下腰，我从門縫里向外瞅着：各处 轟响 着雨声、风声、雷声；閃光一亮，象众多的銀柱子，弯曲着向地上、墙上冲击着；天井院里，是白晃晃的跳动的水面，水面上漂起亮晶晶的一串大小鈴鐺，随着水流，急速地一个追着一个，向水沟流去。眨眼工夫，这一切，又消失在黑暗里。……在这众多的声音里，我似乎非常清晰地听到，倉庫漏雨的“沙沙”声。我用手猛力扯着湿漉漉的头髮……

不一会，雨又停息了。

我直起腰，长长出了口气。可是当我轉过身来，看到楊汝义时，几乎把我吓得惊叫起来。他的脸，象张白紙，身子哆嗦着，也許他用了很大的声音喊叫；但听起来，却是細声細气地自語：

“来了，来了……”

他的話，淹沒在稠密的、剧烈的“啪啪”的响声里。灯盏跳了两跳，一大块瓦片，“啪”的落在桌上。我迅速地伸过手去，把两本厚厚的賬簿，抓过来，放在被子下面。

楊汝义迈着碎步，在屋里打圈子，喊着“冰雹！冰雹！”不知怎的，忽然他拾起个大簸箕，向头上一頂，推开門，走了。

恐惧在袭击着我，我想起他的崽——楊珍貴。我似乎看到，他在山路上飞跑，跌倒、爬起，密密的冰雹，象数不清的机枪子弹，包围着他。終于，他倒下了，嚎叫了一声，腿子弹动着……不，又象是，这所有的怕人的巨响，是三座倉庫屋頂破

裂的响声，可爱的谷子，被冰雹、瓦片、雨水袭打着。一时，我疯狂地握紧拳头，要向一个看不到的敌人拼命。眼泪在我的脸上奔流着……

冰雹足足下了半个时辰，又换成大点的雨了。

院里来了几十号人；楊汝义嘶叫着：

“第一组，这里；第二组，西角；第三组，东边。”

他淋得水鸡样的，到了屋里。眼亮得象灯盏。手一伸，大声地说：

“把钥匙拿来！”

我从床上拾起它，刚要遞过去时，馬上又縮回来。我說：

“张主任不在，仓库的门，不能随便开的。”

他说了声：“你噜嗦什么！”伸手抓过去。急得我跳着脚叫：

“谷子少了，誰負責！”

他回轉身，瞪大眼睛。

“有我！”他拍了拍胸膛，“有我农会主席楊汝义！你还看什么？快点提灯。”

点着灯，分了三个组，就尾随楊汝义，来到对面仓库門前了。他开了鎖，把钥匙交給其他组，就領头爬上梯子。到了上边，听到沙沙的漏雨声。他擰了擰衣服上的水，把一双湿漉漉的草鞋，丢在一边，就爬在谷堆上了。人們按着他的样儿，一个一个地进去。

人們把盆子、木桶，放下接雨。我在这群人里，爬过来，爬过去，向外倒水。忽然，在頂里边，发出楊汝义叫我的声音：

“李同志！快去，到我家，把那个盆子拿来。”

我答应了一声，下了楼梯，一路小跑出了仓库大门。馬上落在黑盾的、大雨的包围里面。不知是滑了一脚，还是被暴雨掀倒的，一側身，倒下，順着几十磴的高台，滾了下去。只覺到脑袋被重重地砸了两下，就平平地躺在地上。爬起来，又是一陣小跑。

来到楊汝义的家里。这已經不是什么家了，碎瓦片落了一地，屋里是小河的奔流。在套屋里，点的有灯。一个老太婆，在被子上，用盆子接雨。她抬起头，看了看我，說：

“珍貴回来了？”

我搖了搖頭。

我看到，她的眉头动了两动，叹了口气，把头一直低到胸前。直到盆子的水滿了，她才抬起头来，把水泼了，又把盆子放好。

我象根木头，呆立在那里，耳朵充滿仓库“沙沙”的漏雨声。但在这里，只有这一个盆，我怎能张口要呢！最后，我鼓起最大的勇气，說：

“大媽！这盆子……”

“那里不够用嗎？”她說。

“主席还叫我来拿。”我小声地說着，甚至連我自己也听不清楚了。

“怎么不早說呢？”水一泼，把盆子塞在我的手里，“拿去！”

“被子呢？”

“被子要紧，还是粮食要紧！快跑！”

我提着盆子，刚走出大門口，她一把拉住我，說：

“你想，珍贵不会出事吧？”她还未得到我的回答，就用手猛一推，说：“快去吧！快去吧！”

到了仓库，看到杨汝义，正蹲在谷堆上，两手捧着毡帽头，接雨。两道眉头，急躁地皱在一起。一看到我，眉头一展，说：

“你的腿拴了石头？谷子都湿了！”

他放好盆子，擰着帽头，听着我的解释。最后，他说：

“跟她噜嗦啥，把盆子一提，完啦！”

雨停了。天奇异地放晴了。屋里、院里，阳光耀眼的明亮。

我自个也纳闷，觉得这冰雹、大雨，下了那么长的时间，怎么，现在才是太阳刚落坡的时候呢？！

但在屋里，还是滴滴达达，不急不慢的漏雨声。

杨汝义在谷堆上，爬来爬去，看了又看。忽然，他吹了一声愉快的口哨，大声地向外边喊着：

“嘿！怎样——啦！谷子——不碍——事——吧！”

那两个仓库里，探出几个泥头泥脑的人，只现出漂白的牙齿。大声回答着：

“格老！放心！没事。”

杨汝义又大声地喊着：

“留下几个人，其余的到家拿席子，把房上的洞洞盖好！”

不一会，房顶上有了脚步声。透亮的洞洞，一个一个的暗下来。

过了很久，雨也不漏了。人们都从屋里出来。锁好门，杨

汝义把鑰匙交給我。

“小伙子！明天早点起，要把屋子搞搞，湿谷子晒晒。”他刚要走，又回过头来。“小伙子，有你的，变成泥娃崽了。哦！哦！怎么张主任还没有回来？”

他向前又走近了一步。“嘿！”他惊叫着，摸着我的头。

“怎么头上出血了？还好，还好，一层皮皮，年轻人，以后少蹦蹦跳跳的。”

这时，我感到头上象火烧样的疼痛。眼泪流下来，把头紧紧靠在他的怀里。

一抬头，秃头顶的张主任，站在面前了，楊珍貴正划着脸蛋羞我。

“老李！怎么哭鼻子啦！”张主任說。

我擦了擦眼睛。

“哪里！哪里！”我向楊珍貴說。“你没赶上冰雹吧？”

“赶上了。我就用这，”他向背后指了指蓑衣。“向头上一顶，撒腿就跑！”

楊汝义向张主任說了几句明天的工作，他們父子俩走了。

晚上，寨上响起了姑娘們的歌声，罗汉^⑥的“牛巴腿”的琴声。这可爱的声音，吸引着我，走了过去。我看到，楊珍貴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正弹着，唱着。他的眼睛微眯，身子一摇一摆，象跳秧歌舞。他的父亲笑眯眯地蹲在地上吸烟。楊汝义拉过我去，說：

“今夜，睡不成了。被子湿透了。小伙子！乐一乐吧！怎么，头不痛了吧？”

我愉快地微笑着，蹲在他的身旁，象蹲在北方的、一位亲